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紅樓幻夢

第四回 洽深情香盒俱軟玉 持正論淑德立賢箴

話說赦、政二公、賈母將賈夫人托夢會敘相符，恰值王夫人、李紈等來請安，賈政向王夫人道：「事已定准，還叫大媳婦說給甥女兒知道。」說畢同賈赦退出。賈母將夢中的話說與眾聽，又向鳳姐道：「你姑媽說：鳳丫頭是不信這些神鬼的事，他於今實在有這鬼話，對我說了，問你信不信。」鳳姐夜裡已經吃驚，又聽賈母傳示賈夫人的話，嚇得寒毛倒豎，形色改變。忙道：「我通共多大年紀？知道些什麼？姑媽今日教訓我，才算知道了。以後不但我不敢不信鬼神，還要勸人敬信。咱們姑老爺、姑太太更有靈應的。」

再說李紈來到瀟湘館，黛玉早知來意，一面讓坐。李紈道：「昨兒大老爺寫了書啟焚化，又虔誠禱告，夜裡老太太就夢見姑太太來了。」便把賈夫人向賈母所言一一表述，又將托夢赦、政二公的話一樣相同也說了。黛玉心中暗喜，外面卻不動聲色。紫鵑、五兒聽說，喜逐顏開。黛玉道：「璉二嫂子只當我爹媽未必靈驗，今日才知道呢。」李紈道：「他此時不敢不信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人生在世，敬天地，禮神明，存好心，作善事，不欺暗室，冥冥之中，鬼神呵護。豈可不信？於今世上有一等惡人，嗜慾熏心，害人利己，外面矯情於譽，卻像正直無私，連鬼神都不怕。殊不知他暗中害怕，比人更甚。二嫂子不信鬼神，乃是他假飾的話，欺人罷咧。」李紈道：「你竟是個賽孔明。果然，先前老太太將姑媽的話對他說，他嚇的了不得。」

正說間，探春來到，因前次賈母來，末合黛玉敘話，一面說道：「林姊姊，我今日特來瞧你，可更好了？」黛玉道：「多謝你記掛，我近日精神氣血比前都好些。」李紈、探春齊道：「不但如此，你自己對鏡子瞧瞧，那裡再找出這朵出水芙蓉。」黛玉臉上微微一紅。探春道：「閒時人說二嫂子不怕鬼，都是假的。老太太把姑媽問他的話說了，只見他嚇得甚麼似的。」李紈道：「我方才說過，鳳丫頭已敬服的了不得。」探春道：「姑媽是何等人？自然赫赫有靈。怨不得老太太時常想念。」忽見黛玉眼圈一紅，探春忙格別話岔開。二人坐末多時，一同回去。

且說賈政擇定三月吉日，寶玉、黛玉夫婦完姻。新房東邊，寶釵住宿。此屋頭進係四合兩翻五間，兩邊廂房通連，房上有串樓。二進、三進、四進如前一樣。主宅兩旁，餘房幾十間。今將西邊正房重新裝飾，作黛玉的洞房。裡外前後四間，一併通連，另用檀梨細雕格子曲折隔開，中設紫檀嵌八寶螺鋼大床，四面設著妝台、椅機、書幾、書架、炕榻、衣廚、春台、桌幾、巾架等物，無不精巧富麗，說不盡繡箔銀屏、瑤壺寶鼎，驚張裴翠，帳掛蕪蓉，各色已備，專候吉期。

再表公道在人心，閱府大眾見這件喜事，人人快樂懇懇。因寶、黛二人生死結成夫婦，千古難逢；二人的才貌相當，一時罕有。所以大眾同心，不謀而合。

有一日，傻大姐站在遠遠的，向玻璃道：「姊姊，我問你句話。你可又要打我？你要來打，我就跑了。」玻璃道：「傻丫頭，問話何妨？為什麼打你呢？你到底問什麼話？」大姐道：「於今寶二爺快娶林姑娘了，我還是叫林姑娘還是叫寶二奶奶？這裡有個寶二奶奶，他們兩個人到底怎麼叫法？我又問你，可又要打我？」玻璃道：「頭裡因為上頭吩咐瞞著人，不許吵嚷。你那麼喊著問，我自然打你。而今這件事大家都知道的，你問這話又何必呢？為什麼打你？」傻大姐道：「於今到底怎麼叫才好？」玉釧在旁，一面開他的心，笑道：「咱們有個叫法，你估量怎麼叫？」傻大姐說：「我因為不知道才來問的。」玉釧道：「你想想該怎麼叫？」傻大姐將兩隻白眼翻丫幾翻，歪著頭點了幾點，說道：「寶姑娘做了寶二奶奶。林姑娘也做了寶二奶奶。他兩個坐在一塊，叫這個那個答應，叫那個這個答應。不明不白的，怎麼好？我想把寶二爺的名字分開了，給寶姑娘一個，叫他寶二奶奶；給林姑娘一個，叫他玉二奶奶。不知你們可是這麼叫？」眾人聽說，都道：「倒是他這個稱呼很好。」玻璃道：「他這傻話算什麼？畢竟要分個大小。」玉釧道：「你別混說！老爺合太太說，林姑娘是他心裡元定的正配，合寶姑娘姊妹稱呼，都是一樣，無分大小的。咱們不能混說。橫豎上頭也要吩咐，該怎麼叫就是了。」傻大姐道：「我還要問姊姊：明日娶林姑娘不瞞人，頭裡娶寶姑娘倒瞞人。難道娶寶姑娘是做賊把他偷來的嗎？」說得人人大笑。大姐又道：「那天有許多人瞧著，誰不知道的？俺府裡的人做強盜嗎？」玻璃道：「你又混說！我可認真打你。」

傻大姐一面走，一面說：「你還是要打我！我就告訴老太太，評評這個理。」直跑到賈母跟前，哭訴方才所說的話。大家見他說的有趣，拿他取笑。賈母亦笑道：「倒是他這麼稱呼也罷了，叫他姊姊不許打他。」傻大姐轉笑說道：「到底要到老太太面前評理才好。前回望著林姑娘評理，說了半天的話還不相干。」鳳姐事事留心，忙問傻大姐：「你向林姑娘評什麼理？」傻大姐道：「就是娶寶姑娘，白問了我姊姊一聲：寶姑娘過來了，還是叫寶姑娘還是叫寶二奶奶？我姊姊嗔著我不該混說，就打我。我跑到園子裡哭了一陣，遇著林姑娘，我就告訴他評這個理。」鳳姐聽罷，如醉初醒，才明白漏泄前事，被黛玉知道，乃是此人，心中驚異。傻大姐說完，往別處逛去了。

且說黛玉知道吉期已定，驚喜異常。驚者做了賈門媳婦，一切要遵賈家禮則；喜者得與寶玉完遂終身之願。是夜臨臥，焚起尋夢香，恍恍惚惚，身子已到蘇州，見著父母。林公將賈赦的書與黛玉看，一面囑咐：「此後要孝順翁姑，尊敬丈夫，和睦妯娌，寬裕下人，一切家政靠你維持，後首事業還要大大興旺。」黛玉一一應諾。賈夫人道：「你爹爹的話，橫豎你多記得。我告訴老太太：吩咐鳳丫頭，問他信不信，他怎樣了？」黛玉道：「老太太已吩咐過他，此時很信服了。」夫人又道：「你既作了人家的媳婦，你們夫妻和睦，不用我慮。寶丫頭和你一般的姊妹，要同他和和氣氣的。他若待你不直，那是他差了。至於治家事上那些道理，不用再吩咐了。惟有待下人必要寬厚，規矩卻不可散漫。別像鳳丫頭，威福太過，人人怨恨。這些要緊的話，不可忘了。」黛玉一一應諾，方才回來。半醒之間，漏已四轉。此時心計已定，安然熟睡。

再說賈政為此十分慎重，合賈赦、珍璉二人一同參酌。賈珍道：「現有國孝，不能彰明昭著的迎娶。前次的事原也不妥，此次再不可胡鬧。」賈赦道：「你這話很是。於今這麼辦法：不用轎子。以前寶丫頭在園外住，不能不用轎子。此時甥女兒住在家裡，就照人家養媳婦圓房之例為妥。」賈政道：「大老爺這主見妥當極了。如此辦法，既省事，又不招搖。國孝滿後再開賀，辦幾桌酒，請請親友就是了。」賈璉道：「橫豎吉期係半夜子時，就用家裡梨香院的孩子們伺候拜天地、送房。」賈政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賈璉又道：「倒是林妹妹合寶妹妹二人要定個次序。」賈政擦鬚沉吟，向賈赦道：「這是件最要緊的事，很難。」賈赦道：「若論親，姑太太合我同胞骨肉，薛家乃四門以外的親。從前接甥女兒來的時候，老太太就把目下之事久存在心，誰不想著他兩個係一對子？不過誤在沒有早些說明，那知後來變了封。究竟甥女兒還是十年前大家意中替寶玉定的元配。寶丫頭不好屈他居下，亦算正配。所以我的意思，作養媳婦圓房，就係替甥女兒立個根子。這會兒還聽他們姊妹稱呼，將來百年立木主，甥女為元配居首，寶丫頭為正配居次。這是一定的道理，一者不負老太太的初心，二者不失咱們手足情分，盡可對得住姑太太了。」賈政喜道：「大老爺這議論，千古不磨。不但眾心佩服，姑老爺、姑太太都很感激。這話只可咱們四人知道，裡面都不可說。」珍、璉二人唯唯。

恰好寶玉來請安，賈赦道：「此事要給寶玉知道，其餘再不必了。」賈政點頭。賈赦即將所議的話告訴寶玉，只見寶玉合著淚向赦、政二公磕頭。賈政問道：「這是怎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林妹妹蒙大老爺、老爺這樣高厚的恩典，他不知道，只好兒子替他磕頭。」賈政道：「替你林妹妹磕頭，為什麼傻哭呢？」賈赦道：「他因感極出涕。惟他是個實心孩子，才得如此。但是這話切勿漏風。」寶玉連連答應。

各人散後，寶玉回到房中，躺在炕上出神，心中細想：「我生長十九年，只覺老太太、太太疼愛我甚於老爺，不過飲食、衣服、寒燠、姑息溺愛而已。及到要緊關頭，全不能體量我的心事。即如娶寶姊妹過來，不問我願意不願意，強壓著我的頭做了。此

時娶林妹妹，老爺合大老爺費盡神思，體貼咱們二人的心意。這般思典，如何報答？惟有從此發憤攻書，努力進取，博得一第，以顯父母，方可塞責。」

寶玉一念之誠，果然感格上蒼，日後榮登極品，由此而興。大凡人家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、夫義婦順、上行下效，捷於影響，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道理，總從家常日用依乎中庸而得。此書父慈子孝、夫義婦賢、家道興隆，賈政、寶玉、黛玉是個榜樣。

閒言少敘，再說到了十四日，大家女人進園，簇擁著黛玉來至賈母房中。寶釵已於前一日避回家了。晚飯後，大眾將黛玉扶入新裝的洞房內，開臉梳頭，戴著家傳的赤金裝珠嵌寶一品鳳冠，穿著大紅五色刻絲雲龍臥海夾時花的蟒服，係著西湖水洋縐滿繡五色雲龍夾花片金鑲邊蟬裙，外罩翠藍地三色金刻絲雲鶴霞帔，掛著羊脂玉赤金鑲圍帶，披著天青緞三藍蟠金菊花瓣雲肩，尖小平直周正大紅緞彩繡鞋，嬌黃繡三翠膝衣。妝畢，大家仔細端詳。賈母、王夫人喜歡自不待言，眾人贊不絕口。』因生成這般乾嬌百媚的天然妙貌、豔麗仙容，人間罕有。追溯寶釵妝新的樣兒，迴不及矣。寶玉亦按國公一品服色頂帶起來，在廳上等候。

交到子正，兩行細樂悠揚，四十名豔妝俊美丫頭各執宮燈兩旁照路，簇擁著黛玉來到榮禧堂中，又引寶玉並立於香案之前。眾樂齊作，兩人同拜了天地，又進二堂拜祖先容像，再雙雙引入洞房，交杯合盞，撒帳坐床。爭來看者，你進我出，擠擁不開。寶玉喜得不知所措。停了一會，人散了些，鳳姐對寶玉道：「寶兄弟，怎麼還不替新娘子揭方巾？」寶玉心想：「林妹妹不比寶姊姊，不可造次。」心裡又急急的要瞧瞧，被鳳姐一提，忙過來將方巾揭開。一見黛玉儀容，心眼出神，不覺失驚道：「呵！忙又咽住了。眾人不解所以，惟黛玉心內想道：「寶玉此番回過來的形容，神采飛越，比以前又高許多，我益加愛他。他見我比前亦不同，自然格外愛我。未曾檢點，以致失驚打怪的。他這傻處，竟還未改。」慢言黛玉心內思維，再說鳳姐見寶玉這般光景，笑問道：「寶兄弟，你這是怎麼？難道還疑心不是林妹妹嗎？這會兒沒有你的事，出去逛逛，讓咱們鬧新娘子。」

寶玉到外邊混了半天，進來找著襲人說道：「你瞧瞧這架鍾，又走慢了。」襲人道：「怎麼抱怨鍾走得慢？是你心裡急罷咧。只怕這鍾就像播鼓似的快法，都趕你心裡不上。要鍾走得快也無用，天上的太陽可能夠叫他快些落下去？我知道你心裡急巴巴的，恨不得一會兒就晚了才好。還有大半天才晚呢！」寶玉摟著襲人道：「你真真是我的心內蟲兒。」襲人合寶玉附耳低言，不知說些什麼，寶玉只管點頭。

好容易等到晚酒之後，寶玉到賈母、賈政、王夫人前行過禮，再入洞房。寶玉進裡間更衣，紫鵲跟來，俏向寶玉道：「姑娘叫我對二爺說，這幾天千萬別當著人合他說話。可憐姑娘害臊的不得了，橫豎有話慢慢的再說，二爺合姑娘彼此心照就是了。」寶玉連連答應，又笑道：「我合你姑娘今兒竟『同駕帳，難為你疊被鋪床』了。」紫鵲一笑，又低低說了幾句。寶玉說：「我才知道。」紫鵲忙搖手，同寶玉出來。一切安排停當，黛玉坐在床沿上，紫鵲伺候寬褪衣衫，遞過茶水，將繡幔放下，自回廂房去了。

寶玉隨即進了繡幔，同黛玉並坐相顧，兩人心中無限的話，不知從那一句說起。寶玉將身靠近黛玉，黛玉將要挪開，寶玉拉住，低低說道：「妹妹，我因為有句話說，所以靠近些，你千萬別動。我今日見了你，不知要把你怎麼樣才好，心裡樂極了，又不知怎樣才好。你可是這麼樣呢？」黛玉低低說道：「咱們心意相同，不言而喻。」

寶玉喜不能禁，便道：「咱們的話再說，妹妹連日乏了，早些歇罷！」黛玉道：「你先請。」寶玉寬衣，穿著貼身褂褲上床，擁被坐待。黛玉亦褪了長衣，穿著短襖，要進裡首被中。寶玉忙攔住道：「妹妹，你我百年吉利，今宵為始。古語共枕同食，到底要應個景兒，再聽你的便也使得，別辜負了上人的思典。」黛玉只得坐入外首被中。寶玉又爬過來，同黛玉並坐。黛玉道：「紫鵲的話說過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說了。」黛玉又道：「先前紫鵲合你在裡間笑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合他說：『我合你姑娘今日竟同駕帳，難為你疊被鋪床。』因此而笑。」黛玉亦笑道：「你竟想著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妹妹這會兒可還生氣？」黛玉道：「彼一時，此一時。」寶玉道：「彼時未免唐突，此時咱們效個鴛鴦于飛，何如呢？」黛玉會意，忙道：「今夜不早了，連日辛苦，我要歇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妹妹既已困倦，不敢勉強了。」黛玉見寶玉委婉如此，心中益加愛敬，細想：若即迎合其意，初次同裳，羞澀太甚，且恐近於輕薄，所以推卻。寶玉只得睡下，黛玉亦已就枕。

停了一會，寶玉翻騰難寐。黛玉道：「你還沒睡熟嗎？」寶玉道：「暖的很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也覺很暖。」寶玉道：「你的小襖可以脫了。」一面替黛玉脫襖。先前睡下的時候，已覺香氣融融，此時黛玉除了襖子，身上的芳香，聞之欲醉，憶及從前靜日玉生香的事來，笑向黛玉道：「你身上的香，我違別已久，此刻聞著，比以前格外濃些。紫鵲說你那寶珠紅的可愛，今日才知道，把我瞧瞧。」黛玉道：「安靜些睡罷！明日再瞧。又別鬧的格肢人，我可不要。」寶玉道：那是小孩子的混鬧。於今只要妹妹將褂襟解開，我聞聞香就可睡熟了。」果然黛玉解開褂襟，寶玉閉目凝神，漸入黑甜，黛玉亦不知不覺睡沉了。交到四鼓，二人似醉非醉的，臉貼臉，相偎相抱而眠。

及至醒來，天已黎明。寶玉道：「妹妹，我合你這是不期然而自然的了。」一會天已大亮，黛玉道：「放我起來罷。」二人方才披衣起坐。寶玉將帳掛起，把黛玉心前的寶珠細細端詳了一會，下床代黛玉穿好衣裳，再開房門。紫鵲等伏侍兩玉盥漱，喝過參葉茶、冰燕湯，同往上房請安。

此時賈政、王夫人方起，已見兩玉齊至，心中甚喜。兩玉又往賈母處走過，方回來同吃早飯。雖不開賀，而親戚本家相好多來送禮道喜，絡繹不絕。

是日早飯後，大眾都在新房裡坐。鳳姐有意要恹黛玉，走近黛玉面前，眼睜睜觀著黛玉的臉笑道：「老祖宗，今日再細細的瞧瞧新娘子，越加好看了。」臊得黛玉滿面紅雲，只得低頭不語。賈母道：「罷呀！你林妹妹害臊，別鬧他了。」鳳姐心中暗暗驚奇，以為兩玉生死纏綿，結成夫婦，昨夜同偕伉儷，自必兩密雲濃。那知今日細看，他這兩鸞似蹙非蹙的蛾眉，還是黛鎖春山，依然處子。他二人難道不相愛嗎？若這麼著，他二人的脾氣，神仙也知道了。自此待黛玉格外留心。

再說寶玉到了中午，因新房人多，來到東邊裡間躺著，襲人泡了一碗參須茶來。寶玉喝著道：「你千萬叫人吩咐廚上，把老太太們晚飯早些拿要緊。」襲人道：「這件事急不來，老太太吃飯都要按時候的，怎麼好？」寶玉道：「好姊姊，你代我想個法。」襲人道：「你今日更急的很了，代你想法，拿什麼酬勞？」寶玉附襲人耳邊說了幾句，襲人搖頭道：「不稀罕。」寶玉又說了幾句，襲人臉一紅，說：「早呢。」寶玉又說，襲人才點頭道：「但是昨夜你們的事要告訴我。」寶玉道：「還是不相干的。」襲人道：「誰信你這話。」寶玉道：「你不信，問璉二奶奶就知道了。」襲人道：「你於今說話更沒有摑兒了。怎麼你們這件事可好去問他？這是岔到那裡去了？」寶玉又附耳說明，襲人道：「林姑娘固然如此，很難為你熬。」

寶玉問道：「你到代我想個什麼法？」襲人道：「回來我把這屋裡幾架鐘錶都停住了，另外重開，將那針撥早一個時辰，到那時節就擺飯，老太太們自然早散一個時辰，只有這個法子。」寶玉道：「好姊姊，難為你這方法，正是偷天之功。」襲人笑道：「你只有猴著我的本領，今日遇著林姑娘就沒法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別冤枉他，昨夜他合我畢竟還那麼親密。那一天我要合寶姑娘歇，他硬往裡間走了，才撇得我真正沒法哩。若不是你替他周旋，叫我怎麼好？兩人比起來，還是寶姊姊的心腸硬。」襲人道：「若林姑娘也像寶姑娘那樣拒絕，你怎麼樣呢？」寶玉道：「若他們都不合我親近，你核豎是我個救苦難的活菩薩，來找你就是了。」說得襲人臉一紅，各自走了。

晚飯後，寶、黛二人進房。紫鵲等伺候更衣、茶水已畢，各人歸寢。兩玉同入羅幃，黛玉只穿著粉紅綢貼身褂褲，寶玉穿著素綢褂褲。進被時，寶玉已脫得赤身，一面央告道：「好妹妹，你把褂子脫了，舒服些，好睡，又好給我聞聞香。」黛玉雖然羞澀，怎禁得寶玉百般宛轉，只好半推半就，由他糾纏。寶玉向來借玉憐香，此時待黛玉較之寶釵又自不同，格外溫柔舒緩；黛玉亦欣然相從，綢繆許久，苦盡甜來。兩人如迷似醉，不知所之。及至醒回，正交五鼓，兩人披衣起坐。

五兒伺候過寶玉，知道脾氣，聽見說話，忙來問道：「二爺可是要茶？」寶玉點頭。五兒先倒了一杯溫茶，送上漱盂，寶玉漱

過，又遞與黛玉漱了，再奉上一杯參葉茶來，芳香濃熱，擎著茶站在床前侍候。黛玉道：「你且在床沿上坐坐。你合紫鵲不比別的丫頭，私房裡可以將就，只要心裡有主子就是了。」五兒坐下，將茶遞與寶玉合黛玉喝畢，才退回去。

寶玉道：「還有一覺好睡。」黛玉道：「有句話問你。」寶玉道：「以前那些苦惱的話再說。當此春宵良夜，一刻千金，揀那快樂話兒說兩句，睡覺要緊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也是這個意思。你知道我問句什麼話？」寶玉道：「請教。」黛玉低聲問道：「你可樂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這樂，自問乃萬古千秋人間第一樂境，永無比並的。好妹妹，你的樂也告訴了我。」黛玉道：「你我意合心同，還要問嗎？」寶玉道：「現在這樂所以然的，我竟不能說了。再合你樂個魚水和偕，如何呢？」黛玉道：「已效鴛鴦于飛，又樂魚水和偕，豈不是《毛詩》的文章『鳶飛魚躍』了？」寶玉道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。」黛玉道：「又拉上《孟子》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魚鳥尚然樂道之真，咱們同樂，性之真，情之正。」於是二人重會陽台。

次早起來，乃三朝拜堂之期。兩玉盛服大妝，眾人將黛玉扶出榮禧堂，兩人先參天地、香火祖先遺像，次拜族眾，再請賈母、賈赦、邢夫人、賈政、王夫人拜畢，又同珍、璉、環、尤氏、李紈、鳳姐、探春、惜春拜後，又受草字輩賀蓉夫夫婦、薈、會、芹、巧姐等拜了，再受眾家人男女兩班並丫頭們都磕過頭，然後寶玉、黛玉夫妻交拜，又將寶釵請來，妝束與黛玉一樣，寶玉在東，釵、黛在西，夫妻三人重新交拜。

賈母賈政、王夫人喜溢眉梢，賈府中男女上下觀者如堵。前次寶玉、寶釵交拜，人人納罕；今見寶玉、黛玉交拜，更覺稀奇。又見寶玉、釵、黛三美同偕，左奇右偶，單鳳雙鸞，看的人望不轉睛，贊不絕口，都說歷來美麗佳偶，無有出其右者。拜畢，大家才敬。只見焙茗喜的跳進跳出，來旺對他說：「你少興頭些，那裡就這麼快活？」焙茗說：「你如何知道？咱們二爺先娶了寶姑娘，已經樂了，今又娶了林姑娘，更樂了。你想人家要娶這樣的美人半個都難得，他今得了兩個，有一個還是超等的頭兒腦兒，尖上的尖兒，還不該樂嗎？」旺兒道：「於你什麼相干？」焙茗道：「我有這幾個體面的主兒，風光多著哩！跟了一輩子的主子，必定要個夜叉似的主母才好嗎？」來旺道：「該打！你這麼混拉混吶，看我不捶你。」連忙[趕]來，焙茗已跑遠了。

是夕寶玉進房，已見繡幅低垂，寬衣就枕。兩人薄醉，春意倍濃。黛玉身上香氣散溢，寶玉貼在身上細聞，一面說道：「才子書真正妙絕，令人心領神會。『這是道地的『軟玉溫香抱滿懷』。』」黛玉道：「你也是個軟玉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卻沒有香。」黛玉道：「也有些微的香。」寶玉道：「黏了你的，所謂『近朱者赤』，長久下去。我也變成香玉了。」黛玉道：「變香玉很好，只提防著大伙兒的耗子來偷你。」兩人一面調笑交歡，今又就熟，其樂更甚。書不瑣贅。

到了第四夜，兩人歸寢，黛玉道：「我想回了老爺、太太，將紫鵲、婉香都收在房裡。他們年紀也不小了，再他二人我離不得。婉香已收定了，紫鵲跟我，眼淚也不知陪了許多，豈肯撇了他？我是這麼想，你意如何？」寶玉道：「你我二人一心。此後凡你說的、行的，我都是喜的、依的。」

黛玉又道：「還有最要緊的話說給你聽：以前你我心願未諧，終朝憂悶，天大的事都不過問。於今再世重圓，心滿意足。這天恩祖德，並老爺待你我這番苦心，何以報答？你必需巴結到光耀門格，方可塞責。我既隨了你，做這門裡的媳婦，自然盡心竭力供我之職，方不負你待我之心。況且寶姊姊待我也好，咱們同心合意，代太太整理家務，太太不用操心。你只發憤攻書，徐圖上進。我知道你的脾氣，最厭人勸你奮志前程的話。萬不得已，也要掙個風流學士。此時到了冠年，可要卓然自立，胸中有些經緯，才得人推重。寶姊姊已前勸你的話，未嘗不是，但在那時候，你厭聽這些話，所以我絕不提。今日我說這話，估量你肯聽，才對你說。」

寶玉道：「你真是我的知心，幾天前我已想到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怎麼想到的？」寶玉就將赦、政二公所議將來立神主的話向黛玉說，只見黛玉拿帕子機淚。寶玉又道：「我比時想著，老爺們待你我如此，如何補報萬一？惟有努力進取，必得揚名顯親才過得去。我那天感極出涕，你今兒也感極了。」黛玉一面拭乾淚道：「你說感極出涕，絲毫不錯。於今大老爺、老爺待我這恩典，實難報答，惟有盡心孝順之外，再加盡心。」寶玉道：「那天大老爺叫我不可漏泄這話，我想若不合你說，對你不住，再要你知道感激，方不負老爺們的恩典。」

黛玉一面點頭道：「你所慮者怕我受委屈，要把我越過寶姊姊的分兒，想不出個道理，今被老爺們體會出來，喜出望外。我心裡原不想階寶姊姊，但得副其位也罷了，今得上人這般提拔我，天高地厚之恩，不過如此，以後若不兢兢業業，那就枉為人了。還有句要緊話問你：自我到這裡來的時候。直到於今，十年有餘，你撫心自問，可有大過處？」寶玉道：「妹妹怎麼說？我的心你都知道，從來不作歪心待人，不肯說人歹話。頑意兒是有的，那有什麼大過呢？」

黛玉道：「你聽我說：你我兢兢自守，雖不肯私期密約，苟且胡為，其實兩下私心愛慕，鬱結於中，有傷父母遺骸，即是你我的罪過。所以必遭魔折，再得重生『雖是前世因由，今生還要仵悔，深立根基，才保得此身，不致再遭涂毒。若不臨深履薄，猶恐墮落頹危。這是我切己修身之要，萬不可忽略的。』」寶玉垂淚道：「妹妹這話，令我驚喜感敬。竟要寫在帕子上，藏於衣內，永以為佩，才不負你這片血心。從前師父教給我講書習善，何曾有這般愷切。」

黛玉又道：「還有過處：我不該語言尖利，有傷厚道；你不該貪愛優伶，自墮其志。這都是前世的過失，於今你我自新修善，煉到無理，豈不是塊精純美玉了？」

寶玉聽到此處，忘憂轉樂，又要求歡。黛玉道：「今夜且停一宵，還有些話，爽性說個通暢。」寶玉問：「還有什麼話？」黛玉道：「還要回太太：將襲人、鶯兒也給你收了。我這邊婉香、紫鵲，寶姊姊那邊襲人、鶯兒，這才均勻。你有了咱們六人，那些外慕的想頭，可以代你具結，從此都打滅了。你想可是這麼著？」

寶玉道：「不好了！我於今是個空道人，我的心沒有了。」黛玉吃驚道：「好好的，怎麼又說起瘋話來了？我若說的不是，你不依使得，怎麼這樣瘋傻的嚇人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別怕，聽我注解：我的心事竟被你說明、說透、說穿、說盡了，猶如我的心攔在你肚子裡；不但攔在你肚子裡，還是攔在你的心一塊兒；不但攔在你的心一塊兒，還是合你的心攪在一團兒。我的心既在你肚子裡，所以此時你有兩個心，我是無心的了。」

黛玉輕輕擰了寶玉一下，說道：「你這話疼死人。我又問你：寶姊姊合我，連他們四個，共六人。你只一個心，六人的分兒，你怎麼分派？」寶玉道：「待我細想。我一個心作十分派，要把了你四五分，婉香分半，紫鵲、襲人、寶姊姊各一分，鶯兒半分。」黛玉道：「這派的還欠當，我代你重複分派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倒要領教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才說無心，把你攔在我肚裡這個心，歸了原，再把我的心貼了你，你於今作有兩個心。你那個先天本性赤子之心，我已知道，全個兒把了我了，此心算你的，算我的，彼此無分；這個後天的心，分作十分，派婉香三分，寶姊姊二分，紫鵲二分，襲人二分，鶯兒一分，次第是這麼著。至於分兩，襲人的二分還要穩些，鶯兒一分軟些，這才定准。你待紫鵲原厚於襲人，無如襲人合你情重多年，你待他的心自然有這個分兒。」寶玉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你把我的心機使得比我自己還靈活些。你竟是我心內的心，情中的情了。」

黛玉又問：「你打算那一天再到寶姊姊那邊去？」寶玉道：「可憐你我好容易巴結到今日，此時正在連理交枝，何能離間？至少也要過了滿月，再到他那邊去。」黛玉道：「使不得！依我說，再耽擱幾天，你就過去才是。寶姊姊合你新偕未久，不可冷落他。估量他待你的心同我彷彿，不可辜負他。此後倫常之事，一切都要公平，方免旁人物議。」

寶玉恍然大悟，點頭不迭。黛玉又道：「此時寶姊姊見你我成了姻緣，卻不妒我，也不怨你，那種不黏貼，不協洽，說不出的道理，很苦惱；為什麼呢？他存了個怕我的心，明知你我情深似海，怕我將你的心都籠絡住了。你既心向於我，自將他冷落下來，徒有夫妻之名，究無恩愛之實，這還了得？我是這樣猜他。你把我這些話告訴他，使他知道我的心跡。此時他係獨自一條心，料定咱們共一條心，將來我還要把他的心拉在咱們一塊兒，化作三人同心，這才妥協。」寶玉道：「他若疑咱們另有異心，那就是他糊塗。」黛玉道：「也怨不得他。你設身處地代他一想，自然如此。俗說嫁一夫靠一主，他也是好容易才巴結到嫁了你，你若一心向

著我，叫他靠著誰呢？所以必要把我的心跡對他說明了，他還有許多扶助你我的道理，一同整理家務，豈不好嗎？」

寶玉仔細一想，對黛玉道：「妹妹用盡苦心，為我周旋，我又想起許多話來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更漏已深，不必說了，歇了罷。」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